

盛世谋略

下册

舒歌
作品

SHENGSHI MOULUE

既然苍天又给了她再一次的机会，
那么她绝对不会让族人受到半点伤害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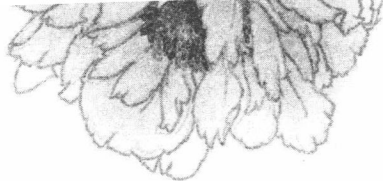
盛世谋略

下

舒歌
作品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

盛 世 谋 略

第二十三章 惩治柯瀚

转眼之间，就过去了半个月。

从洛城到盛京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此次出行多是马车，速度会慢一些。祁墨有意令马车速度减慢，毕竟程洛的身子不太适合长途跋涉。

途中，程洛突然一睡不醒，竟是连睡了两日。镇子的大夫多是平庸之辈，诊脉过后说是一路奔波累倒了，再就是她身子骨差等等。紧接着祁墨又从冷春口中得知，程洛时常难以入眠，可见身子不是差，而是非常差！若是不好好调养，谁也说不准程洛日后会如何。祁墨立即命令刘景胜，日后赶路时不可急切。

在等待程洛清醒的两日里，祁墨极其焦急。

程洛醒来的第一瞬间就看到床边已经睡着了的祁墨。她向窗外望去，竟然已是深夜，她知道自己不可能只睡了三两个时辰，怕是因为这一路不停赶路，身子有些受不住，一直昏睡到现在。

低眸看向床边的祁墨，若非累极了，他绝对不会睡得如此沉。

她眸光微微闪动：他对她是真心？

突然，祁墨身子动了一下，好似呢喃了一句。程洛不禁愣了一下。

祁墨忽然握住她的手，轻轻地用了下力，似乎在安抚着她。程洛猛地心跳一滞。

祁墨缓缓地睁开双眼，抬头间见到坐起的程洛，略微惊讶了下，紧接着反应过来：“什么时候醒的？”

“不过一会儿。你怎么没有回房休息？”祁墨抬头看向她时，她才看到祁墨脸上的胡须，她的语气不禁轻柔了些许。

祁墨轻轻揉了揉眼睛，困意消去大半，黑眸也清明了许多。他直接坐在了床上，顺势搂住程洛：“饿了吗？”

他话音刚落，就听见程洛的肚子咕咕叫了几声。

程洛心中一叹，想要掩饰一番都不可能了，肚子实在是太真诚了。

祁墨愉悦地笑了：“你昏睡了两日，也该饿了。”话落，他起身走到门前，对在门外守着的冷岸吩咐了两句。

冷岸听到程洛已醒，眼中闪过喜色，连忙下楼去客栈的厨房，亲自熬粥。

祁墨回过身来，在桌前停下，倒了两杯热水，先端过去给程洛：“喝些热水。”他从未照顾过人，更何况是亲自照顾一名女子，动作难免有些笨拙，甚至是有些小心翼翼。再加上他绝美的容颜略有些憔悴，看上去实在是狼狈，程洛忍不住笑出了声。

“有些烫。”程洛有意捉弄他。

祁墨因为程洛忽然笑出了声而有些吃惊，几乎是在她说水有些烫的同时，他就低头轻柔地吹着杯中的水。

不知是因为水的温度还是因为人的温度，房间内渐渐地温暖了起来。

“现在可以了。”他将杯子递过去，让她尝试着喝一口。

程洛愣了一下，杯中的水还在晃动着，水中似乎掺了他的气息，她犹豫着。

祁墨以为程洛沉默是想要让他喂，便笨拙地扶着她的背，坐在一侧准备喂她喝水。

水杯近在眼前，程洛愣住了，侧眸看向他。今夜的他与往日太过不同，她见惯了他为了得到而无所顾忌的霸道样子，此刻的他却极其不同，那么柔情而善解人意。

或许，是她刚醒来，不太清醒。

“怎么还不喝，莫非还是太烫？”祁墨疑问。他也没有多想，接着耐心地吹着，为免程洛再次拒绝，他先喝了一口，温度正好，不凉也不会烫口。

程洛将水杯接过来，道：“我自己可以。”

祁墨挑眉：“爷亲自伺候你，你连个投怀送抱的意思都没有？”他小心翼翼了半天，其实心底里是十分想亲自喂她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关心她的时候，他心里的满足和快乐令他有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。这种幸福感，是让他留恋而心悅的，还想着能日日皆如此。

想不到他堂堂尊贵的墨王，无论走在何处都令人胆战心惊的墨王，如今体贴起人来，竟是连自己都感到惊讶！

不过，她还真是铁石心肠，半点儿冰山融化的迹象都没有。

程洛喝了一口水，水温的确很合适，她抬眸看向了他，忍不住笑道：“谢谢。”

祁墨还想要再得寸进尺一些，不过能够亲耳听见她说“谢谢”二字，他心窝子就暖意洋洋的，也不计较她只是用“谢谢”二字来粉饰他所说的“投怀送抱”四字了。

从现在开始，还有许久久，未来日子还那么长，他会慢慢地走进她的心里。她虽看似冰冷无情，其实并非无情之人。

“为何如此看我，莫非又有什么阴谋诡计？”程洛将整杯水都喝下，一抬头就看见祁墨若有所思的神情，几乎没有深思，脱口问道。

祁墨愣了一下，看向程洛，深深地凝望着，最后，他缓缓地笑了：“还想再喝一杯吗？”他神情宠溺，声音极为柔和。

程洛望着他，神情复杂，摇了摇头。

这时，门被敲响了，冷岸低沉的声音从门外传进来：“粥熬好了，小姐现在就用吗？”

程洛闻声回道：“端进来吧。”

冷岸走进来，程洛已经坐起了身，祁墨站在一侧。冷岸立即将粥放在桌子上，对程洛说道：“刚刚熬好的，会有些烫，小姐要小心。”

“嗯，回去休息吧。明日一早还要赶路，无须在门外守着。”程洛点头，烛光下可以清楚地看到冷岸的脸色有些憔悴。想来她昏迷的这段时间，他们姐弟三人应该没怎么休息吧？

冷岸见程洛神色无恙，这才放下心来，应了一声就退了出去。

闻着粥的香味，程洛更饿了。

她回头看向祁墨，道：“一起吃吧。冷岸做了两碗，还有几样小菜，你刚睡了一会儿，现在应该也有些饿了。”

刚刚一坐下，粥的香气扑面而来，祁墨顿时感觉到饥肠辘辘。他猛地想起来，这两日因为她在沉睡，他不过只喝了几口水而已，并未吃什么东西。

听到一阵咕噜噜的肚子叫唤声，程洛有些吃惊地问道：“莫非你没有用晚膳？”现在的时辰应该还未到深夜，可听了他的叫声，似乎是饿了很久。

祁墨一直保持着优雅的姿态，端起碗也不过是只吃了两口粥，然后才抬头看向程洛，回道：“客栈的膳食难以下咽，着实不想吃。”

程洛深深地看了一眼祁墨，目光落在他下巴的胡须上。难道在她沉睡的这段时间里，他一直没有用膳？

这样的想法也不过是在脑海中闪烁了一下而已。她低下头默默地吃着粥，掩饰着心中起伏的情绪。

今夜，的确有些不同寻常。

吃过晚膳后，程洛已经没有了睡意，祁墨却是倒在床上就直接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房间内传来祁墨的呼吸声。

程洛坐在窗前，从半开的窗户间向外看去。

入了夜的小镇子十分宁静，路两旁的柳树随风而动，纤细的柳枝如女子的腰身般婀娜，似乎在随着乐声有节奏地摇摆着。

看着看着，程洛就入了神。

不知怎么回事，她忽然想起了盛京。

较之小镇，盛京是处处繁华，即便是夜里，街道上仍旧有人行走，也有几家客栈酒家开着，烟柳巷中更是歌舞一片。只不过，在那片繁华之下，是数不尽的肮脏和阴谋。

即使到了盛京，一时半刻也不能进去。祁墨另有准备，复仇一事不能急于一时。

毁了苏家众人生命的皇帝想要逍遥一生，想得美！她程洛只要活一日，就会处心积虑地毁掉他的一切！

祁墨醒来时，见到她脸色难看地看着杯中的水有些失神，立即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水中有何物，竟会令她神色忽然间变得冷冽？

程洛闻言，抬眸看了一眼祁墨，然后重新盯着杯中清澈的茶水，声音微冷地回道：“这是你刚睡下后店小二新送来的茶水，我刚才倒出来一些晾着。热的时候并不会有什么异样，只不过现在凉了，就有了异样。”

“异样？”

程洛点头，轻轻地晃动着茶杯，清澈的茶水仍旧没有什么异样，飘逸而出的茶香中有着令人难以察觉的一丝异味。

之所以称之为异味，不是因为其味难闻，相反，这种味道与茶香味极其相似，若不仔细辨别，是绝对分辨不出来的，特别是在茶水热的时候，更是难以察觉。

若是刚倒出茶水就饮用了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她不喜欢喝滚烫的茶水，一般都会等上一会儿再喝。若是刚才她趁热喝了，现在怕是已经中了毒。小镇地处偏僻，镇子上的大夫医术相对差些，草药更是不足，她定会死在这里。

当然，此药对内力深厚之人应该没有太大的伤害，运功逼毒便可，但是对于身子骨差且没有内力支撑的她而言，在毒入口的那瞬间，就注定了必死无疑。

是谁想要她的命？

她看向祁墨，沉声道：“有人想要我的性命！”

祁墨的深眸顿时暗下来，冷冽幽暗。

他们两人在看着对方的时候，脑海中已经涌现出一人。

此次同行入之中，唯一有动机想要她性命的人只有一人。她身边的冷家姐弟绝对不会害她，刘景胜更不可能，客栈的店小二与她无冤无仇，也不可能害她。

不过，柯瀚为何突然之间变得如此胆大妄为？

“是上官云珊想要我的性命。”沉思片刻，程洛寒声道。在洛城时她虽然并未与上官云珊相见，但是上官云珊如今已非天之骄女，离想要得到的越来越远，自然要寻求其他的路。

只不过，上官云珊想要寻求其他的路，竟是想从她的身上踏过去？

上官云珊想得真是不错，柯瀚的确是个可以利用之人，也是上官云珊唯一能够选择的人。只是，柯瀚太过糊涂。

程洛深深地望着祁墨，祁墨神情莫测，身上似有冰雪冷意。她知晓祁墨与上官云珊二人青梅竹马，可而今上官云珊不是算计她吃些小亏，而是要她的命！此事不必牵扯祁墨，只是她一人之事。

沉默了片刻，程洛开口道：“柯瀚暂时还有用，可以过些日子处置。至于这茶水……不必惊动他。”此次回京，柯瀚一路跟着，的确可以利用一些关系，到处都是柯瀚的产业，他们一行人住进客栈、酒楼，皆不必担心泄露行踪。

想要柯瀚的性命随时都可以，不必急于一时。她有耐心。

祁墨眸光阴寒，视线落在茶水上，神色间尽显肃杀之色。

程洛静默稍许，接着道：“至于上官云珊，此乃我与她之间的恩怨，与墨王并无瓜葛，最后无论是我死还是她死，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墨王莫要参与此事。”

祁墨看向她，黑眸中光芒幽深莫测。

柯瀚在房中等待许久，仍未见程洛房中有动静。照理说程洛醒来后应该会喝些茶水，喝下茶水后定会有些动静。得他命令下毒的人是他曾经施以援手相救的，对方早就已经想好了有朝一日将命还给他，任凭墨王严刑拷打也不会将此事供出。

只是直到现在都没有得到消息，难道有其他的变故？或者程洛根本就没有喝下那杯茶？

他等了半个月才等来这个机会，难道要就此错过？

半个月来，他偶尔会在入住客栈的时候收到上官云珊的信。每当他收到信的时候，心中的疑惑和恐惧就会加深一层。他对程洛实在是防备甚深，无法保证程洛日后会如何待他。当他没有丝毫可利用价值的时候，就必定会成为一颗弃子，届时，他多年来筹谋的一切都将付诸东流！

可上官云珊不一样，她能够许给他的是他这辈子心心念念最想要的。他甚至认为上官云珊是最了解他的，不然她怎么会知道他最想要的是什么。

犹犹豫豫半个月后，面对最后一次适合动手的机会，他几乎没有犹豫便立即做了决定——与上官云珊合作！

但是，出乎他预料的是，程洛似乎无事！

按理说程洛身子骨差，喝下茶水后中毒要比其他服用此毒的人还要深，到时必定回天乏术，可是程洛直到现在都无碍。

难道是她有所发现？不应该啊！此毒无色，且味道与茶叶的味道极其相似，就算是对毒药甚是了解的人也很难察觉到什么。

两个时辰里，柯瀚都在床上躺着，可始终无法闭上双眼休息，心中越发忐忑：若是他此举被墨王发现，那他的下场定会很惨！

这段时间，他亲眼看到了墨王对程洛的在乎程度，特别是程洛这两日昏迷，墨王一直守在其身侧。以前他得到的有关墨王的消息是，他对任何女子都无情，甚至都不会多看一眼，就算是对青梅竹马的上官云珊，也从未有过太深的情感。墨王对程洛的情感实在令人震惊，同时，又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
恐惧在柯瀚心中逐渐加深，一直到天亮，整个客栈内都静悄悄的，程洛的房中仍旧没有动静。

客栈的店小二偷偷来禀报，昨天夜里程洛和墨王并未用茶，二人想要用茶的时候发现茶水已经凉了，又命店小二重新换了茶水。

因为怕被人发现或者被寻找到蛛丝马迹，所以那毒药只有一份，用过后便没了。

柯瀚头上猛地流下了一滴冷汗：当真是茶水凉了，这么巧合？

店小二退下后，柯瀚安排客栈做了一些清淡的早膳。他走出房门的时候，正好见到了一起走出房门的程洛和祁墨。

三人的目光相撞，祁墨神色如常，仍旧是冷面冰霜；程洛淡淡一笑——她随时随地、无论面对任何人都保持着微笑；柯瀚也努力维持着往日的状态，一切看似太平无事。

因程洛已经醒了，状态也甚是不错，所以在早膳过后，就继续启程了。

无其他人在场时，程洛吩咐冷春暗中防备柯瀚。

冷春闻言虽然有些蒙，不过很快在程洛的目光下有所了解，立即不动声色地在暗中盯着柯瀚的一举一动。

此时，上官云珊正在一处凉茶铺子中休息，她在已经在两天之内，将祁墨一行人远远落下。

官道上许多人来来往往、行色匆匆，偶尔有人停下来坐在铺子里喝喝凉茶，休息片刻。上官云珊遮盖着面容，目光看向四周。

四周除了停下来歇脚的人的议论声，便再无其他。

她这一路上急着赶路，泄露了一些风声，许多杀手闻风而来，开始一路追杀她。她虽看似一人，但是暗中也有不少人在她身边保护。

她估摸了一下时辰，现在刚刚天亮，她已经快马加鞭连着赶了两天路，祁墨一行人早就已经被她远远地落下。

此时此刻，柯瀚应该已经得手了。柯瀚是个聪明人，做事应该不会有所错漏，即使祁墨心中存有疑惑，断然也不会深想太多。程洛的死对他而言，肯定会有个打击。

想到程洛，上官云珊眸子忽然暗了下来，程洛的存在，从一开始就被她认为是一个障碍。到了如今，她已经丝毫没有疑心了，程洛的存在，的确确实阻碍了她！

若非有程洛的存在，祁墨定会与她联合起来，一起对付皇帝！即使祁墨心中有隔阂，也不会妨碍他们之间的合作。

想起那日祁墨的话，她仍旧是心有余悸。原来，他早就知道了一切！原来爹所做的一切都在祁墨的掌控之中！

“苏陌，你不能怨我心狠手辣，你我虽无多少仇怨，但你的存在令我感觉到绝对的危机，不得不除！”

至于柯瀚的生死，她并未看在眼中，只不过是一颗棋子而已。

她看向盛京的方向，双眸眯起，眸光阴暗冰冷：“盛京，我回来了！”她已经想好了接下来的路该如何走、如何筹谋。

她低下眼眸，心中暗道：祁墨，到了最后，究竟是你赢还是我赢？爹输得太彻底，而我，绝对不会重蹈爹的覆辙！我会成功，会站在高高的地方，等着你踏入盛京！

宽敞的马车内，只有程洛和祁墨二人。从昨晚知晓上官云珊要害程洛性命后，二人便一直无言。

祁墨岂会不知程洛在想什么，只不过有些事情是无法解释的，也解释不清，只能等待那一日到来，所有的一切自然都会明朗。

程洛闭目养神一个时辰后还未睁开眼睛，祁墨顿时惊慌起来，立即抓起程洛的手，轻声唤道：“程洛？”

他的声音刚刚落下，程洛便缓缓地睁开双眼看向了他，白露疑惑：“何事？”她并未睡着，连着两日的沉睡，她早就已经没有了睡意，不过是闭着眼睛想些事情而已。

他轻声而小心的呼唤令她心生疑惑：他在恐惧什么？是因为她而有所恐惧吗？程洛心思微动。

“日后若是想睡的时候，告知爷一声！”祁墨神色一僵，刚才从心底生出的恐惧令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

他在恐惧，怕她就这么悄然无声地离去。若真那样，从此以后，这世间，他即使想要寻找她，也不知该如何寻找。难道去寻找魂魄吗？只要她能安安稳稳地活着，即使寻找到的机会渺茫，至少是有所期盼。

他紧紧握住她的手，从此刻开始，他都不会轻易松开。

程洛低眸望着他的手，渐渐有些失神。

他刚才的恐惧，是因为她。此时此刻，程洛心中已有了确切的答案。

一个月后。

祁墨一行人选择在距离盛京只有几里的小镇子上暂时落脚。

两日前，他们到了此地。这一路走来，再无其他事情发生，偶尔听到打杀的声音，也只是从百米之外的地方隐约传来，当马车从那处经过时，闻到的不过是淡淡的血腥味而已。

至于发生了什么，每个人都心中有数。

他们这一路行去，是朝着盛京的方向，泄露些行踪也是正常的。

祁墨的料事如神仍旧令程洛有些意外。有些时候，程洛会想着想着就想到祁墨从出生到现在的经历，他是靠自己一步步活下来的，其中的惊险，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。

还有，两年多前他被贬出盛京，似乎也在他的掌控之中。若此事是被他掌控的，那么后来的镇南王谋乱呢？莫非也是他的棋局？

祁墨与镇南王之间，必定不是外人所看到的那种关系。众人皆认为镇南王效忠祁墨，才会令上官云珊嫁给祁墨。可是，两年后的今日，许多事情已经变得太多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渐渐清晰起来。其中，定有秘密。

如今程洛身在镇子上的一家客栈内，随时等待着进盛京。

祁墨今日暗中去了盛京，只带了几名暗卫，将刘景胜留下来协助她办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就是除去柯瀚！

时柯瀚正在房中休息。他躺在床上，仍旧没有休息。此刻距离盛京只有几里路，这几年来他也偶尔去过盛京，名义上是行商，暗地里却是寻找机会接触可以令他在盛京稳落脚跟之人。被墨王重用，令他欣喜若狂。他早就打听听过墨王的事情，最后确定墨王是他一定要追随之人。他不可能接近当今皇帝，当今皇帝身边早已有了心腹，他想要的更多，墨王才是他最好的选择。

可如今，为何会走到了这一步？他心中忽然生出阵阵恐惧。

从一个月前他在客栈内对程洛下手到现在，虽然表面看似无事，可这两日他越发不安，总觉得要有事情发生。

墨王出去了，而程洛留在了客栈内，这又是一次机会。

这一次柯瀚极为小心翼翼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他有一种感觉，程洛好像知晓他的一举一动。

他心中越发不安时，门外传来冷岸的声音：“柯公子，我家小姐要见你。”

柯瀚蹙起眉，程洛要见他？墨王刚刚离开程洛就要见他，莫非是想趁着墨王不在时除掉他？

不！程洛还做不到一手遮天，因为刘景胜还在。刘景胜是墨王的心腹，有刘景胜在，程洛岂会轻易对他下手？毕竟，他是墨王重用的人，他日墨王上位，他将是有功之臣，他对墨王可是绝对忠心。况且，程洛想要轻而易举地除掉他，绝对是痴心妄想！他身边同样也有人保护，否则，他岂能安心陪同墨王来盛京？

想到这里，柯瀚决定去见程洛。

程洛房中，柯瀚走近，在几米远处站下，恭敬地行了礼：“参见王妃。”

程洛微笑：“柯公子无须多礼。”她示意柯瀚坐下：“坐下吧。”

柯瀚犹豫了下，坐了下来。

冷春为柯瀚倒了一杯茶，茶水还是热的，倒出来时还冒着热气。

柯瀚微微蹙了下眉头，心中很是忌惮狐疑。程洛的态度看似平和，可他总觉得有些诡异！他低眸望向茶水，难道这茶水里面有文章？他盯着茶水，半晌没有动作。

“柯公子莫非是怕我在茶水中下毒？”程洛含笑的目光轻轻地落在柯瀚的身上，语气很轻地问道。

柯瀚眼中防备之色更浓，抬头看向程洛。触及她含笑的眼眸时，不知为何，她明明态度温和，他的心仍旧跳了一下，防备更深，面前的这杯茶水更加不敢喝。

程洛轻笑，举起杯小小地喝了一口：“柯公子果然是怕我在茶水中下毒。”

“并非如此。在下刚有些渴，便在房中饮用了一茶壶的水。现在腹中发胀，实在是喝不下去，还望王妃谅解！”

这茶水中定有毒，否则程洛不会如此想要让他喝下去！就是冒着几分不敬，他也不能喝下。

“原来如此！”程洛眸光微动，轻轻地地点了下头，指尖轻轻叩了两下桌子。

声音不大的两道声音传入了柯瀚的耳中，他略微紧张，目光落在程洛那纤细白皙的手上：“不知王妃有何事？”

此刻，一个极其不妙的想法涌入他脑海中：她定是知道了他下毒一事，那件事情并没有不了了之！那么，为何这段日子如此平静？

程洛笑着指向柯瀚面前的那杯茶：“柯公子还是小尝一口茶吧，这是冷春刚刚出去买来的新茶，味道很是不错。”

柯瀚头皮一阵发麻，明知茶水中有毒，他又怎能喝下？可程洛一而再、再而三让他品茶，他若是再拒绝，她定会寻机震怒，以此来惩罚他！可就算是冒着被惩罚的风险，他也绝对不能喝。

柯瀚并未深思，也没有再次揣摩程洛的心思，直接回绝道：“谢王妃的好意，在下实在是喝不下去了。”

程洛的眸子陡然间阴暗，气氛也瞬间降至冰点。

时间在冰冷的气氛中缓缓流逝，每一刻都令柯瀚身处煎熬之中。他心中想着各种可能，惹怒程洛的后果究竟是什么？

令柯瀚没有想到的是，在长久的寂静过后，程洛忽然勾起唇角，轻声笑道：“既然柯公子实在喝不下去，我又怎能勉强？只是可惜了这一杯好茶。既然柯公子不喝，冷春你就代替柯公子品尝一下吧！”

冷春闻言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端起茶杯仰头一口灌下，茶杯中没有剩下一滴茶水。

冷春放下茶杯，嘲讽地看了一眼柯瀚。

柯瀚猛地颤了一下，额头冒出冷汗，似乎……似乎他刚才做错了！

果然！如他所想，冷春并无异样，恭敬地向程洛回道：“此茶的确是好茶，那商家并未骗我。”

程洛点了点头，柔声回道：“好。”

话落，程洛看向满头冷汗的柯瀚。尽管柯瀚极力在掩饰，程洛仍旧看出了他眼中的惊慌之色：“柯公子怎么了，为何满头大汗？”

柯瀚袖子下的双手紧握成拳，确定了刚才程洛是在试探他！或者说，程洛是在一步步瓦解他的自信！面前的女子虽然态度和蔼，可在他眼中，那一句句话却像一道道催命符！柯瀚有一种越来越清晰的感觉，今日他若想安稳地度过去，似乎是痴心妄想！

“这将近两个月都在赶路，如今休息下来，反倒是身子发虚了，流些汗很正常。”柯瀚沉声回道。他闪躲着程洛的目光，心中猜测着程洛究竟意欲何为。为何茶中无毒？程洛莫非是想戏耍于他？

柯瀚的面色渐渐地难看起来。

程洛似信了柯瀚的解释，轻轻点了下头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柯瀚稍微心安，程洛忽然话锋一转，寒声道：“柯公子表面尊敬，可胆子实在是太大！”

柯瀚抬眸，目露寒光，心底极其不满意程洛现在玩弄的手段。他慢慢冷静下来，想明白了程洛的意图——一步步瓦解他的自信，令他渐渐地恐惧。

对！她意图令他恐惧！

真是想不到，区区一名女子，竟会有如此深沉的心思！

柯瀚越想，心思就越沉。

“不知王妃为何忽然有此一言？在下对王爷尊敬，对王妃更是有礼，何来胆子太大一说？”柯瀚语气微冷地辩驳道。

程洛并未震怒，反而面带微笑地回道：“柯公子如此急切地辩驳，莫非心中有鬼？”柯瀚此刻心中必定忐忑不安，各种猜测。

柯瀚紧皱着眉：“在下实在是不知王妃究竟何意！”

“一个月前，我昏迷两日后醒来时已经是晚上，当时客栈送来一壶热茶，可惜茶水太烫，而我正在想一些事情，等回神时，茶水已经凉了。”程洛不准备继续与柯瀚虚与委蛇，直接开门见山。

柯瀚在听见程洛提及一个月前的事情时，神色陡然间巨变。

“是，王妃的确是昏迷了两日。”柯瀚点头，同时低下头掩饰眼中的惊涛骇浪。果然如他所料，程洛早就知道了！可为什么她一路上都没有显露分毫？

对！她就是等待着今日。

柯瀚已然坐不住，程洛的心机绝对超出了他的想象，绝非他能够猜测得出来的。

“是啊，难道柯公子不好奇那茶水之中有什么吗？”程洛眼中笑容加深，笑意之下却藏着冰雪般冷冽的杀气。

气氛变得更加沉冷。

柯瀚紧紧抿着唇，并未回应。

程洛笑道：“茶水中被人下了毒药，此人很是歹毒，所下之毒与茶水的味道相差无几，若非对天下毒物特别了解之人，怕是难以分辨茶水中的毒药。下毒之人是想要我的性命啊！究竟是谁有如此歹毒之心，柯公子，你可知晓？”

柯瀚的身子轻轻地颤了一下。

程洛将柯瀚极力隐藏慌张的样子收入眼中，轻笑道：“据我所知，柯公子与上官郡主关系匪浅，在暗中见过几次面，对吗？”

柯瀚不可思议地盯着程洛。他一向行踪隐秘，不该被人发现他的行踪才对，她怎么会知晓？

柯瀚从一开始就对程洛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存在猜疑，所以程洛不过只是简单地试探，在柯瀚的眼中便成了深不可测、能够掌控他的行踪和一举一动的人！

“不知王妃究竟想要说什么，在下与上官郡主并不相识，怎会暗中相见？”柯瀚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的，他绝对不会让程洛称心如意！

今日，无论如何，他都要安全地走出去！

程洛笑出了声，示意冷春为柯瀚又倒了一杯茶：“现在柯公子该能喝下这茶了吧？”

柯瀚望着眼前满杯的茶水，纠结着是否要喝下去。他刚才已经拒绝了一次，显然刚才的说辞已经不能让程洛轻易放过他了。他看了一眼冷春手中的茶壶，仍旧是刚才的茶壶，杯子也仍旧是刚才的杯子。他皱着眉，心中虽然有几分不甘，仍旧喝了下去。

冷春嘴角轻轻地动了一下，眼中闪过一丝冷笑。

“上官郡主究竟许给了你什么，能够令你如此死心塌地听她命令对我下毒？”程洛轻声问道。她举起茶杯，轻啜了一小口。

柯瀚见状心中稍安，程洛是不会有在茶水中下毒的。不过，程洛心机实在深沉，竟然能够猜到是上官云珊命令他下毒。他已经做了决定，无论如何都不会说出真相。或许有一朝一日他有机会能够说出真相，但绝对不是现在，而是在上官云珊能够保证他不受到任何人威胁的情况之下。

前两日他收到了上官云珊的信，信中表明她已经得偿所愿，而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杀了程洛，必须在进入盛京前杀了程洛！

他还未寻找到下手的好时机，却未想到，程洛先一步出手了！

“既然柯公子惜字如金，那就由我来说说柯公子与上官郡主之间的事情吧。”程洛一边说着，一边示意冷春拿出一张干净的宣纸，她指着宣纸道，“柯公子不妨好好描述一下与上官郡主之间的奸情吧。”

“什么？”柯瀚大惊，猛地站起，“在下与上官郡主并无奸情！”他怎么可能与上官云珊有奸情！在上官云珊眼中，他只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而已，而他更加明白自己与上官云珊是互相利用，无论如何都扯不上奸情！程洛提及“奸情”二字，定有所谋！

程洛轻柔地笑道：“柯公子莫要如此着急。”她眸光微闪动，笑容更柔和，“柯公子如此焦急，更说明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，柯公子与上官郡主二人果然情投意合。”

柯瀚的面色彻底阴沉了下来，耐心在程洛莫名的算计之中渐渐地消耗甚多，他沉声回道：“在下与上官郡主从未私下相见过，不知王妃究竟何意？”

“是吗？”程洛唇角上的笑容敛起，“可柯公子所说的与我说知晓的，实在是差太多了。”

“不如王妃直说，想要让在下做什么吧！”柯瀚冷声道，仍旧站在那里。

程洛轻轻地点了点头：“既然柯公子口口声声说对王爷忠心，不如柯公子就表一下忠心吧！上官郡主与王爷如今水火不容，为防止日后上官郡主对王爷做下不利之事，恐怕要暂时委屈柯公子了。”

柯瀚紧皱着眉，防备地盯着程洛。

“好好描述一下你与上官郡主之间的情爱故事。”程洛盯着柯瀚，缓缓言道。

柯瀚圆瞪双目，难以置信地盯着程洛：“王妃！”

“怎么，以柯公子对王爷的忠心，连这点儿事都做不了吗？”程洛目露寒光，冷声问道。

“子虚乌有的事情，在下做不出来！况且在下与上官郡主实在是并不相识，又何来情爱一事？请王妃莫要强人所难。”柯瀚拒绝道。他越来越搞不懂程洛了，究竟程洛想要做什么？程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

柯瀚再一次拒绝后，程洛眸光忽然间肃冷：“柯公子对王爷果然无忠心，既然柯

公子与上官郡主并无瓜葛，又何必惧怕写下莫须有的事情？这封信虽对于上官郡主而言是污蔑其清白的，但对王爷而言就会成为一把利剑。柯公子莫非不想相助王爷？”

柯瀚额头再一次冒出冷汗，程洛所言所语皆令他心神难定。莫非程洛今日不是要他的性命？她是忌惮王爷的，必定是因为王爷的关系而无法对他下手，才会想方设法地定下一个他对墨王不够忠心的罪名？只要墨王相信了她的话，就会任由程洛对他下手！

想到这里，柯瀚紧紧抿着唇，沉思半刻后，提起笔开写。既然程洛想要证明他对墨王无忠心，那么，他就证明给墨王看看，他为了墨王，连这等诬陷他人的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！不是要他与上官云珊的奸情描述吗？好，他写！

在柯瀚落笔的那一瞬间，程洛的眼中闪过一抹莫测的笑容，冷春眼中寒光更甚！

不过一刻钟，柯瀚已经完成。

程洛示意柯瀚在信上盖上专属于他的印章，再按上手印。柯瀚按照程洛的命令一一照做了。

程洛大概扫了一眼上面的内容，柯瀚不愧是聪明之人，瞬间就明白了要写些什么。他描述的他与上官云珊如何相识、如何心意相通皆是极其自然，若非程洛知晓此事是假，定会相信柯瀚所言是真。

“王妃现在满意了吗？在下可以离开了吗？”柯瀚面无表情地说道。

话落，他作势就要离开。

程洛示意冷春拦住他：“有些事情还未结束，柯公子何必如此急于离开？”程洛笑道。

柯瀚身子僵硬地站在原地，低头看向程洛。难道她不打算放他离开？她究竟还想做什么？

“柯公子与谋逆罪臣之女勾结，此罪甚大，难道柯公子认为可以全身而退吗？”程洛声音清冷淡漠，目光落在手中的茶杯上。

柯瀚听见程洛所言，眼前突然一黑，身形不稳地晃动了两下：“王妃，你！”竟然如此算计他！一步步地算计着让他跳入火坑！原来，她并非算计着让他失去墨王的信任，而是算计着让他得到一个莫须有的罪名！

那信上面有他的印章和手印，就算是他在官府面前巧言狡辩，也是没有丝毫逃脱的可能。那就是他的罪证，是他亲手交到程洛手中的罪证！从未如此被人算计过的柯瀚，此时悔恨不已，喉间不断有血腥上涌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

难道他真的就要如此惨败、失去一切了吗？

“王妃为何要如此陷害我，莫非就不怕王爷怪罪于你？”柯瀚咬牙切齿，眼睛阴冷地盯着程洛，狠声问道。

“柯公子此言差矣！王妃根本未曾陷害过柯公子，是柯公子良心发现，才会供出

事实。谁知柯公子刚刚供出事实，结果又突然反悔。”冷春望着柯瀚冷笑，沉声道。

听闻冷春的话，柯瀚才真正意识到他中计了。

“王妃真是好手段！”柯瀚语气僵硬道。他心中闪过各种想法，他绝对不相信自己会毫无生机！程洛只是一介女子，纵然聪慧，但绝对不可能编织出如此巨大的网！

柯瀚脑海中忽然闪过上官云珊对他的劝告。上官云珊曾不止一次对他说过，若是对程洛第一次下手失败，就有可能是已经被发现了，第二次行动必定要小心至极，这是冒着极大的危险所行之事！程洛绝对不是一般的女子，她想要谁的性命，那个人就绝对没有机会逃开！当时，他只是觉得可笑，区区一介女子，即使再聪慧、再有手段，又哪里能够做到运筹帷幄？可此刻，柯瀚原本坚信的信念渐渐有些动摇了。

程洛晃动着手中的茶杯，茶水在晃动下渐渐晃成一个圈：“上官云珊许给你什么好处了，许给你繁花似锦的前程？”上官云珊如今身在何处，她所谋的事情是什么？程洛心中闪过疑问。

“无论上官云珊许给了你什么，都是给了你理由背叛王爷。”程洛紧接着道。

被揭穿了想法的柯瀚再次晃动了一下，他惨白着面色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盯着程洛冷声问道：“不论王妃今日如何处置我，我都不会承认这些莫须有的罪名！王妃的手段真是高明！”

“柯公子何必装成一副被冤枉的样子，柯公子所做的事情，自己最清楚，不是吗？柯公子，当你命人下毒时，可曾想过会被人发现？”冷春冷眼望着柯瀚，她对装模作样的人实在是没什么好感，若非此人对小姐还有最后的利用之处，她绝对不会到现在都还没动手！

柯瀚紧蹙着眉，在他眼中冷春不过就是个下人，竟敢对他如此不敬！若非现在情况特殊，他定会寻找机会除掉她！

“柯公子不如坐下来再喝一杯茶，有些话还需要好好说。”程洛轻声道。

柯瀚已经被磨得耐心全无，怎么可能再坐下来喝一杯茶？“不必了！”他决绝的语气极为生硬。

程洛挑起眉，眼中带笑地望着柯瀚，笑道：“柯公子不仅背叛王爷，如今对我又是如此不敬，柯公子，莫非你不想扭转局面？”

“你究竟还想做什么？”柯瀚防备地盯着程洛。她都已经得偿所愿得到他亲手画押的假证词了，难道还不满足？

程洛从柯瀚不耐烦和防备的神色中看出了他的想法，淡笑道：“柯公子若是有几分耐心，便坐下来慢慢知晓。莫非柯公子不想等着王爷出现，不打算向王爷好好解释一番？”

向墨王好好解释一番？柯瀚神色一僵，他若现在还猜不出来，那就太傻了！今日墨王虽然离开了，但是还留下了刘景胜，此刻刘景胜就在门外。想必墨王也知晓了他

所做的事情，今日不过是将他留下交给程洛处置而已。他无论怎么向墨王解释，只怕也是无用之举。

程洛轻轻地叹息一声，道：“柯公子真是糊涂啊！”

“说吧，你会如何处置我。”柯瀚声音僵硬地问道。虽然表面好似已经接受了现状，心中却在衡量着，他若是逃走，能有几分可能。虽然住在客栈内，但客栈四周墨王定是安排了暗卫，再加上武功高深莫测的刘景胜，就算是有人知晓了他们的行踪，怕是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而柯瀚自己的人因为怕被发现，一直藏在远处，即使他现在放了信号弹，怕是也难以将他救出去！他虽之前有所防备，但是从未想过程洛会如此明目张胆，更未想过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程洛掌控了，同时又被墨王知晓！若是墨王不知晓，他尚有几把握让墨王信了自己，可现在……

“柯公子定是在想，你安排的那些暗卫是否能在一刻钟内将你救出去，对吗？”冷春忽然问道。

柯瀚猛地看向冷春。

冷春看了一眼程洛，见程洛没有吩咐，紧接着对柯瀚又道：“若是柯公子希望那些人能够出现救你，怕是要失望了。在柯公子拒绝喝第一杯茶的时候，那些人就已经被处置了。柯公子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”

柯瀚眼前阵阵发黑，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一瞬间被瓦解了，空气中渐渐传来绝望的气息。他一言不发，面色发青，过了许久后似乎才反应过来，又重新走过去坐下。

柯瀚看向对面的程洛，灌了一杯茶水：“王妃究竟是如何猜到的？”既然走到了这一步，再多的辩解也已无用。程洛想要他的性命，他就算是死不承认也断然没有丝毫用处，索性就承认了，他倒是要看看，接下来程洛会如何处置他！

“猜到是你不难。”程洛微笑着回道。

柯瀚两眉皱得更紧，不可思议地盯着程洛：“为何？”

“你将上官郡主带入柯府时，就已经泄露了自己的心思。你若是光明磊落之人，断然不会害怕我会报复你。在我眼中，还未危及性命便不算什么不可原谅之事。可惜，你被上官郡主利用了。”程洛缓缓说道。

柯瀚面色又是一变：“你早就有所防备！那杯茶你怎会知晓有毒？明明一切做得天衣无缝，你怎会察觉出来？”他的语气里有着一丝不甘。

程洛放下茶杯站了起来，对柯瀚的疑问她是不会浪费唇舌解释的，时辰也差不多了。

程洛起身的时候，柯瀚的目光仍旧盯着程洛没有移开，他知道程洛是不会解释的，但他心中愤恨不已，紧紧抿着唇，沉声道：“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上官郡主的眼中，莫非王妃认为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除掉我？”

程洛闻言，令冷春将那张供词在柯瀚的面前摇了两下。